



一部展现孩子心灵的魔法书
被公认的无年龄界限的文学精品



秘密花园

THE SECRET GARDEN

(美) 弗兰西斯·哈德林·伯纳特/著
邱晓亮/译
刘荣跃/审译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ILLINOIS 60607-7099
USA



秘密花园

THE SECRET GARDEN
by Frances Hodgson Burnett
Illustrated by
John D. Burt Foster
1997



秘密花园

THE SECRET GARDEN

(美) 弗兰西斯·哈德林·伯纳特/著

邱晓亮 / 译

刘荣跃 / 审译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秘密花园/(美) 伯纳特 (Burnett,F.H.) 著; 刘荣跃译.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9.4
ISBN 978-7-5411-2798-4
I. 秘… II. ①伯…②刘…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美国
—现代 IV. 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34790号

秘密花园

mì mǐ huā yuán

[美] 弗兰西斯·哈德林·伯纳特/ 著
邱晓亮/ 译 刘荣跃/ 审译

策划组稿 黄立新 胡 焰
责任编辑 常雅玲 朱 兰
封面设计 陈伟明
内文设计 史小燕
责任印制 喻 辉
责任校对 张川蓉等
书 号 ISBN 978-7-5411-2798-4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字 数 180千
印 张 9.25
版 次 2009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4月第1次印刷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槐树街2号)
四川文艺出版社
电 话 (028) 86259285[发行部]
(028) 86259303[编辑部]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www.scwys.com
印 刷 成都金星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定 价 18.0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举报有奖。举报电话: (028) 86697071 86697083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调换。电话: (028) 86259301

第 1 章 一个人都没剩下

玛丽·林洛克斯被送到密塞威特庄园去跟她叔叔一起住的时候，所有人都说她是自己见过的长得最不招人喜欢的孩子。这是真的。她的脸蛋瘦瘦小小，身体也瘦瘦小小，头发又细又干，脸上还老是带着不高兴的表情。她的头发发黄，小脸儿也发黄，因为她出生在印度，一年到头不是这毛病就是那毛病的。她的爸爸在英国政府机构工作，整天都很忙，自己也爱生病。她的妈妈是个大美人，整天只想着参加舞会，自己玩得开心，根本不要一个小孩。所以，玛丽一出生就被交给奶妈照料。奶妈明白，如果想要让太太高兴，就得尽量不让她看见这小娃娃。因此，玛丽还是一个又丑又爱哭闹、并且容易生病的婴儿时，就被带着离妈妈远远的。当她成了一个既容易生病又爱哭闹的小孩子时，还是离妈妈远远的。在家里，她只熟悉奶妈和其他当地仆人那黝黑的面孔。他们总是顺着她，她想怎样就怎样，因为如果太太听见她的哭闹声就会生气。玛丽到了六岁的时候，成了一个又残暴又自私的孩子。来教她读书写字





的英国女家庭教师特别不喜欢她，不到三个月就辞职了。后来的女教师们更是一个比一个走得快。如果不是玛丽自己真的想读书学习，她可能连字母都不认识。

玛丽九岁时，有一天早晨热得出奇，她醒来后感觉很不高兴。当她看到床边站着的仆人不是自己的奶妈时，就更不高兴了。

“你来干什么？”她对那个不认识的女人说，“我不想要你在这儿，叫我的奶妈来。”

女人看起来很害怕，但她还是结结巴巴地说奶妈来不了。在玛丽大发脾气、踢她打她的时候，她只是更害怕，不停地重复说奶妈不可能来照顾小姐了。

那天早晨的气氛有点怪怪的。所有的事情都跟平常不一样，好像有几个当地仆人不见了，而玛丽见到的仆人们都脸色灰白、表情恐惧，走路都急匆匆的或是鬼鬼祟祟的。可没人跟她说什么，她的奶妈也没来。那天上午始终没人来理她，她只好到花园里去，自己在阳台旁边的树底下玩了起来。她假装在做一个花圃，把红艳艳的芙蓉花插进一小堆土里。她越玩越生气，在心里嘀咕着等奶妈回来该骂她什么好。

“猪！猪！老母猪！”她骂道，因为把当地人骂成猪是对他们最大的侮辱。

她正在咬牙切齿地一遍又一遍地骂着时，听到妈妈跟另外一个人来到了阳台上。妈妈是跟一个英俊的年轻男子在一起，他们站着，说话声音很低，很奇怪。玛丽认识那个看起来像个大男孩的年轻人，听说他刚从英国来，是一位非常年轻的官员。玛丽盯着他看，不过大部分时间还是盯着自己的妈妈。每当她有机会见到妈妈时，都会这样，因为太太——玛丽就这样称呼妈妈——身材高挑匀称，长得很美，还穿着非常漂亮的衣服。她鬋曲的头发像丝绸一样光滑，她的鼻子精致小巧，似乎对一切都不屑一顾，她的大眼睛里总是充满着喜色。她所有的





衣服都又薄又软，玛丽说过这些衣服全都是蕾丝花边的。这个早晨，妈妈衣服上的蕾丝花边似乎比以前更多，但她的眼睛里却一丝喜色都没有。那双大眼睛里满是恐惧，它们看着英俊的年轻官员的脸，像是在搜索着什么。

“事情很糟糕吗？是吗？”玛丽听见妈妈说。

“很糟糕。”那位年轻人回答的声音有点颤抖，“非常糟糕，林洛克斯太太。你两个星期以前就应该到山里去。”

太太不安地绞着双手。

“噢，我早知道应该走！”她叫道，“我只是留下来去参加那个可恶的晚宴。我真是太傻了！”

就在这时，仆人住的地方传来一阵号啕大哭。妈妈一把抓住年轻人的胳膊，玛丽站在那里浑身发抖。号哭声越来越大。

“怎么了？怎么了？”林洛克斯太太吓得直喘气。

“有人死了。”年轻军官说，“你不会告诉我，你的仆人中也有暴发那种病了吧。”

“我也不知道！”太太大声叫道，“跟我来！跟我来！”说着，她转身跑进屋里。

可怕的事情发生了，这也使玛丽明白了早晨那奇怪的气氛是为什么。致命的霍乱暴发，人们大批大批地死去，像苍蝇一样。妈妈昨晚染上病，刚才就是因为她死了，棚屋里的仆人才放声大哭。当天，又死了三个仆人，其他仆人都吓得逃走了。满屋子到处都是恐惧，随时可能有人死去。

第二天，家里一片混乱，玛丽躲在自己的儿童室里，大家

都把她忘掉了。没人想到她，也没人需要她，奇怪的事情正在发生，可她一无所知。玛丽哭一会儿，睡一会儿。她只知道有人病了，她听见了可怕的神秘的声音。有一次她溜进餐厅，发现里面空无一人，桌上还摆着没吃完的饭，椅子和盘子看起来像是被人匆匆忙忙推开的。玛丽吃了些水果和饼干，她觉得有点渴，又喝了差不多满满的一杯葡萄酒。酒很甜，她也不知道它有多厉害。很快，她就觉得脑袋昏昏沉沉的，想睡觉。她回到儿童室，又把自己关在里面，被棚屋里传来的哭喊声和来来往往的脚步声吓得够呛。酒劲让她很想睡觉，她躺到床上不久就呼呼大睡起来，很长一段时间什么都不知道。

她睡着的那段时间里发生了很多事情，可她一点儿也没听见哭喊声，也没听见房子里的东西被搬进搬出的声音。

她醒来后，躺在床上看着四周的墙。房子里非常安静，她以前从没发现家里有这么安静过。她听不见说话声，也听不见脚步声。她想，是不是所有人的病都好了，麻烦已经结束。她还在想，奶妈死了，谁来照顾自己呢？应该会有新的奶妈来，可能她还会讲一些新故事呢。玛丽已经听厌了那些老故事。她没有因为奶妈的死而哭泣。她不是那种感情丰富的小孩子，也从来不在乎任何人。她被发生霍乱时的哭闹声、嘈杂声和脚步声吓着了。她很生气，因为没人记得她还活着，所有的人都惊慌失措，根本想不起一个本来就没人喜欢的小女孩。当霍乱袭来的时候，似乎所有的人都只想到自己。但现在既然所有的人都没事了，应该有人想起她、来找她吧。





可是，没人来。她躺在那儿等着的时候，房子里好像越来越安静。她听见垫子下面有窸窸窣窣的声音。她往下面一看，发现是一条正在蠕动的小蛇，它还用那宝石般亮晶晶的小眼睛看着她。她一点儿也不害怕，因为这个小东西没有毒，不会伤害她，而且它看起来像是急于要离开这房间。她看着它从房门下溜了出去。

“太安静了，太奇怪了，”她说，“听声音好像整幢房子只剩下我和小蛇。”

刚说完，她就听见院子里响起脚步声，接着，脚步声来到阳台。那是男人的脚步声。他们来到阳台，用低沉的声音交谈着。没人迎接他们，也没人跟他们说话。他们打开门，朝屋里看着。

“多让人伤心啊！”她听见有一个声音说，“那么漂亮、那么美丽的女人！我想孩子可能也一样吧。我听说她有个孩子，但没人见过她。”

几分钟之后，当他们打开儿童室的房门时，玛丽正站在屋子中间。她看上去是一个丑丑的、满脸不高兴的小人儿。她皱着眉头，因为她开始感觉到饿了，而且这样被人忽视很丢人。首先进来的是一个大大个子，她曾见过他跟爸爸说话。他一脸的倦容和困惑，当他看见玛丽的时候被吓了一大跳，几乎跳回到门外去。

“巴利！”他大叫道，“这儿有一个小孩！只有一个小孩！在这种地方！上帝啊，她是谁？”

“我是玛丽·林洛克斯。”小女孩挺直身板说。她认为这个人太粗鲁了，竟然把她爸爸的房子称为“这种地方”！“大家都得霍乱的时候，我睡着了。我刚醒。为什么没人来呢？”

“这就是那个没人见过的孩子！”那个人转向同伴说，“她被忘掉了！”

“为什么忘掉我？”玛丽跺着脚，“为什么没人来看我？”

名叫巴利的那个年轻人伤心地看着她。玛丽还看见他使劲眨眼睛，像是想把眼泪眨干。

“可怜的小家伙！”他说，“没人能活下来看你。”

太奇怪、太突然了，玛丽发现自己没了爸爸，也没了妈妈。他们都在夜里死掉，被抬出去了。剩下的几个没死的仆人都尽快地离开了这房子，谁也不记得家里还有一个小姐。所以这地方才会那么安静。整幢房子除了她和小蛇，一个人也没有了。





第2章 玛丽是个牛脾气

玛丽喜欢远远地看着妈妈，她觉得妈妈非常漂亮。但她跟妈妈却不太熟悉，更算不上爱她。所以，即使妈妈去世了，她也不太想念妈妈。实际上，她一点儿也不想妈妈，因为她是一个自私的孩子。她的全部注意力都在自己身上，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如果她再长大一点儿的话，一个人被留在这世界上，她一定会非常担心。可是她年纪太小，因为从小就有人照顾她，所以他认为以后也一直会这样。她只是想知道自己是不是会被送到好心人家里，想知道他们会不会对她很有礼貌，任由她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就像以前她的奶妈和其他仆人那样。

一开始，她被送到一位英国牧师的家里，不过她知道自己不会一直待在那儿。她不想待在那里。英国牧师很穷，他有五个年龄差不多的孩子。这些孩子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总是争吵个不停，还互相抢夺玩具。玛丽讨厌他们家脏兮兮的屋子，也不喜欢那些孩子。刚过一两天就没人愿意跟她玩了。第二天他们还给她起了个绰号，让她非常生气。

是巴西尔最先想到那个绰号的。巴西尔是一个小男孩，他有一双不安分的蓝色眼睛，还长着朝天鼻。玛丽讨厌他。当时玛丽自己在一棵树下玩，就像霍乱袭来那天一样，她堆了一些小土堆，还修了路，想造一座小花园。这时候，巴西尔走过来，站在近处看着她。不久，他就对这个游戏非常感兴趣，突然提出了一条建议：“你为什么不多堆一小堆石头，做一个假山呢？”他说，“就放在中间。”他弯下腰来指给她看。

“走开！”玛丽大叫，“我不想跟男孩玩。走开！”

一时间巴西尔十分恼火，然后他就开始捉弄她。他经常捉弄他的姐姐妹妹们。他绕着玛丽转圈，边跳边唱、边笑边扮鬼脸。

小姐玛丽，是个牛脾气，
你的花园怎么样？
小贝壳，银铃铛，
还有金盏花，一行行。

他一直唱啊唱的，直到其他的孩子都听见，并且也哈哈大笑。玛丽越生气，他们越是唱“小姐玛丽是个牛脾气”。从那以后，他们在她家住的那段时间里，他们提到她的时候都叫她“牛脾气玛丽”，甚至还当面这样叫她。

“你要被送回家去。”巴西尔对她说，“这周末就把你送走。我们太高兴了。”





“我也很高兴。”玛丽回答说，“家在哪儿？”

“她竟然不知道家在哪儿！”巴西尔带着七岁孩子的轻蔑说，“家当然是在英国啊，我们的奶奶就住在那儿，去年玛贝儿姐姐就被送到她那里去了。你可不是去你奶奶那儿。你没有奶奶。你去你叔叔那儿。你的叔叔是阿齐博尔德·克瑞文先生。”

“我根本不知道他啊。”玛丽怒气冲冲地说。

“我就知道你不知道。”巴西尔说，“你什么都不知道。女孩子什么都不懂。我听见爸爸妈妈说你叔叔来着。他住在乡下的一幢又大又荒凉的旧房子里，没人接近他。他脾气不好，不让别人接近。如果他不叫，他们就不能到他跟前去。他是一个驼背。他是一个讨厌的人。”

“我才不相信你。”玛丽说。她转过身去，用手指头堵住耳朵，因为她再也不想听了。

但她后来却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当天晚上，克劳福德太太告诉她，过几天要送她乘船到英国，去她叔叔那儿，叔叔叫阿齐博尔德·克瑞文，住在密塞威特庄园。她听见这些，表现出冷漠无情、毫不关心的样子，弄得牧师一家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们想对她表示友好，当克劳福德太太准备吻她的时候，她却把脸转向一边；当克劳福德先生拍她肩膀的时候，她就那么僵硬地站着，毫无反应。

“这孩子长得真难看。”后来，克劳福德太太惋惜地说，“她妈妈长得非常漂亮，而且待人接物特别友好。但玛丽却是

我见过的最不讨人喜欢的孩子。孩子们叫她‘牛脾气玛丽’，虽然这样做是有点淘气，但是别人一听就觉得这么说很有道理。”

“如果她妈妈能经常带着自己漂亮的面孔和友好的态度去儿童室看看她，玛丽或许就能变得更好一点儿。真是让人伤心啊。现在那个可怜的漂亮人儿已经去世了，要知道，有很多人压根儿就不知道她还有一个孩子呢。”

“我敢肯定，她很少去看这孩子。”克劳福德太太叹了一口气，“她的奶妈死了以后，根本没人想起这个小东西。仆人们就那么跑掉，剩下她一个人在那空荡荡的房子里。迈克格罗上校说，当他打开门看见她一个人站在屋子中间的时候，魂都快吓掉了。”

玛丽在一位官员太太的照料下开始了漫长的旅途。那位太太正好要带着自己的孩子回国，让他们上寄宿学校。她一心只顾着照顾自己的孩子，她很高兴能在伦敦把玛丽交给阿齐博尔德·克瑞文先生派来的一位女士。这位女士是密塞威特庄园的管家，名叫迈德洛克太太。她是一个矮矮胖胖的女人，脸颊通红，眼睛是黑色的，目光很敏锐。她穿着一条深紫色的裙子，披着一件带黑流苏的黑色丝质披风，戴着一顶黑色的帽子。帽子上插着紫色天鹅绒做成的花儿，她的脑袋一动，花儿就一颤一颤的。玛丽一点儿也不喜欢她，不过玛丽几乎谁都不喜欢，所以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更何况，迈德洛克太太也不怎么在乎玛丽。





“我的天啊！这小东西挺难看的！”她说，“我们听说她妈妈是个大美人，她没怎么继承她妈妈的优点，是吗，太太？”

“可能等她长大点儿就会变漂亮。”官员太太礼貌地说，“如果她的脸色不这么蜡黄，然后表情再好一点儿的话，她还是很好看的。孩子的变化很大。”

“她是应该多改变一些。”迈德洛克太太回答道，“可是，要我说——密塞威特庄园对小孩子没什么好处。”

她们就这样谈论着，以为玛丽听不见。因为玛丽站在她们住的私人旅馆的窗户边上，离她们比较远。玛丽在看窗外来来往往的公共汽车、小轿车和行人。可她听得很清楚，对叔叔和他住的地方很好奇。那是什么样的地方？他长什么样子？驼背是怎么回事？她从来没见过。可能在印度没有驼背吧。

由于一直住在别人家，也没有仆人照顾她，她开始觉得有些孤独。她现在有一些奇怪的念头，是以前从没有过的。她开始想，为什么自己从来不属于任何人，即使爸爸妈妈活着的时候也是这样？其他的小孩好像都是父母的孩子，可她却从来没有真正属于任何人。她有仆人照顾，有东西吃，也有衣服穿，可是没人真正关心她。她不知道这是因为她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孩子，当然，她那时候的确也不知道自己不讨人喜欢。她经常认为别人讨人嫌，但从没想过自己也是这样。

她认为迈德洛克太太是她见过的最不讨人喜欢的人。她的脸红彤彤的，俗气得很，帽子也俗气。第二天她们起程去约克郡的时候，从车站到车厢的那段路上，玛丽一直昂着头，尽量

离迈德洛克太太远远的，免得别人以为自己是她的孩子。一想到人们以为自己是她的女儿，玛丽就非常生气。

但是迈德洛克太太一点儿也不在意。她是那种“不能容忍小孩子胡闹”的人。至少在别人问她的时候，她会这么回答。她原本不想来伦敦，因为这几天她姐姐玛丽亚的女儿要出嫁。不过，她在密塞威特庄园做管家，这是一个很舒服的工作，工资也不错。她能保住这份工作的唯一办法就是，当阿齐博尔德·克瑞文先生吩咐她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她要立即去做。她从来都不敢提出任何问题。

“林洛克斯上尉和他的太太都死于霍乱。”克瑞文先生说话总是短短的、冷冷的，“林洛克斯上尉是我太太的哥哥，我是他们孩子的监护人。那孩子要到这里来。你得去伦敦亲自把她接来。”

于是，她收拾好自己的小箱子就出发了。

玛丽坐在车厢的角落里，看上去脸色不大好，一副很不耐烦的样子。她没有看书，也不四处张望。她瘦瘦的小手戴着黑色的手套，交叉放在膝盖上。她黑色的裙子让她的脸看上去更黄。她又细又干的头发从黑色的绉绸帽下钻出来，显得乱七八糟。

“我这辈子都没见过比她看起来更毁的孩子。”迈德洛克太太心想。（毁是约克郡的方言，意思是被宠坏了，脾气不好。）她从没见过一个孩子就这么僵直地坐着，什么事情都不做。最后，她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张开大嗓门开始说话。

